

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九

天文志第六

晉書天文志曰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史通曰班固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觀其乖越者矣鄭樵通志曰漢晉諸志所載諸星名數叢雜難舉因學紀聞曰後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愚按志言五星變星皆仍

天官書之舊餘皆據甘石星經漢元年以後則其自撰也然與五行志無別

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

齊名南曰按星名及數後人遞有加增張衡靈憲曰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是星之名加增於漢志两倍也晉志曰陳卓摠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里以為定紀蓋比漢志為增比靈憲

為減而隋志載晉名數尤為詳備大約古人
占其大故簡而該後人分析愈多占亦愈密
然其術則不如古人遠矣

日月薄蝕

愚按天文志孟康引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
曰薄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凡日食不以晦
朔者名曰薄二說自相違

暈造背穴抱珥垂蜺

晉書天文志曰青赤氣員而小在日左右為
珥日旁如半環向日為抱青赤氣如月初生

背日者為背日旁有氣員而周匝內赤外青
名為暈日

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齊名南曰按晉志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藩七
東藩八而史記漢書作十二星是漢時尚指
東六星西六星為垣也太微垣晉志南藩中
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西曰右執法左
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
東藩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第二曰次相
第三曰次將第四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藩

四星南第一曰上將其北第二曰次將第三
曰次相第四曰上相亦曰四輔明是十星為
垣左五右五而史記漢書皆曰衡太微三光
之廷匡衡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
法云云是漢時尚指十二星為垣并數星之
法與晉志亦不同矣天市垣晉志垣有二十
十二星在房心東北而史記漢書皆曰東北
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正義以河
鼓旁之左旗右旗各九星解之非也漢時祇
言垣之一面耳至於垣中星名後人十倍於
古猶夫大地山川有常而古今郡縣建置名

號不同疆界亦異也

直斗口三星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

刊誤補遺曰按淮南書太陰元始建於甲寅

又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則淮南書所謂太

陰天一其說蓋本於志所載陰德天一之星

也然淮南不名天一為太歲又自以咸池名

之其行度與天一同爾相違天一左行十二

次每歲一移終而復始寅年在析木卯年在

大火咸池右行十二次凡一歲間三度四仲

之月寅月在酉卯月在子丑月在午子月在
如此其所以異也洪丞相隸釋云咸池經星
不可離次周流四仲當是其神爾仁傑於天
一亦云

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

愚按史記天官書云後六星晉書天文志同
此云十七疑誤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
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
齊名南曰按史記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與此

不同晉志四曰司祿司中五曰司命司怪六
曰司寇又與史漢不同也周禮大宗伯以禋
燎祀司中司命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
命文昌宮星是司命為文昌司中為三台矣
康成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
能上能也是文昌與三台俱有司中司命之
名矣賈疏兩引星傳以釋其義至言文昌六
星又引星傳云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
命五司中六司祿是其本次然則史記次序
不可易也

天市中星衆者實

天官星上有中六星曰市樓六字不可削

左角理右角將

齊召南曰按此二十八宿之角晉志云角二星為二闕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是也以其為蒼龍之首亦曰龍角與大角一星在左右攝提間者不同國語辰角見而雨畢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是角宿二星者也秦始皇時星第大角是攝提間一大星直北斗之杓者也

亢為宗廟

天官書云亢為䟽廟索隱曰文耀鉤為䟽廟
宋均以為䟽外也廟或為朝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

刊誤補遺曰按蒼龍揔東方七宿言之朱鳥
元武亦各揔其方七宿而言至咸池則別一
星名自在一十八宿之外晉天文志所謂天
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尾者是也此豈所以揔
西方七宿者哉今以咸池與蒼龍朱鳥元武
並稱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

獸也 又曰志載西宮咸池隸釋華山碑用
其說云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洪公援志文證
其為胃昂畢三宿謂歲星以五月與胃昂畢
晨出東方而以午年舍其分故以咸池為名
按古者謂暮為歲取歲星行一舍十二年周
而復始也以史記歲星次舍推之則歲陰在
午歲星居酉正當胃昂畢之分然歲星又自
有超舍之說按左傳襄公十八年丙午是年
歲在豕韋則歲星自居亥而當室壁之分矣
此碑所用歲名以史記歲星次舍言之則可

爾 齊名南曰以文勢推之應曰西宮白虎
咸池史記偶脫二字漢書遂仍之爾 又曰
按蒼龍朱鳥白虎元武者四方方各七宿之
總名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則四神之正位居
卯午酉子以統其一方史記曰紫宮房心權
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是
其說也或疑東與北各舉其中二宿南與西
不舉柳星昂畢柳星昂畢不可以言南宮西
宮也太微為天子正朝向明以臨萬國是南
宮也咸池即五車五星分掌五行是西宮也

又按史記漢書所云咸池五潢即晉志五車
晉志所云中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
池者乃後人於五車五大星中三柱九星外
又指微星可見者別為名目非史記漢書所
目為西宮之咸池五潢也當辨

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銳曰
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齊名南曰按古人以大火為大辰春秋昭公
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杜註引爾雅曰大辰
房心尾是也而北辰與參伐亦為大辰見公

羊傳是以晉志言參一曰大辰參與火相對
不並見故曰參商火中寒暑乃退所以紀夏
與冬之極參中春秋伊始所以紀生與成之
初宜並稱大辰也史記于二十八宿皆不言
其星數如角不言二星亢不言四星氐不言
四星房不言四星心不言三星尾不言
言九星箕不言四獨詳於參蓋其為體中三
星他皆不言其數大星直垂三小星其外四角有四大星共合
十星以為參而又有觜觿三小星倚於肩上
別為一宿不得不詳晰也但古人亦有名參
為三星者詩云三星在天毛傳曰參也鄭箋

曰心也王肅非鄭是毛然則指其中三不數
左右肩股之四與伐之三矣又周禮熊旂六
旂以象伐鄭注云伐屬白虎與參連體而六
星則是鄭亦以參本為三星也者蓋參伐分
言則異名合言實一宿此晉志所以直言參
十星也

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

齊台南曰按史記此下脫東壁一宿漢書仍
而不加蓋其疎也

左左星右右將

劉敞曰左左星星蓋將字

歲星曰東方

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
孟四季則歲行二宿 刊誤補遺曰按淮南
書論太陰在四仲四鈞與青說同則大陰即
太歲矣天官書攝提之歲歲陰左行在寅則
歲陰亦太歲也淮南書又為太陰或曰青龍
或曰天一則青龍天一亦太歲也凡天官書
所謂歲陰淮南書所謂太陰青龍天一皆太
歲之異名而天一人謂之陰德其名之不一

如此

齊名南曰按漢書於經星全作天官於緯星但依天官之半凡行度順逆出入遲速之大凡刪而不載以既載律歷志中不重見也辰星與太白遠近一節移入太白條下以條行兵從其類也五星合聚總載於後亦從其類也然其中亦有刪削天官本文遂失其精義所在者如天官於每星之首各標一語曰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察剛氣以處熒惑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察日行以處太白

之位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此皆片言
居要精奧比六經漢志刪去以從中外星官
直起之例失其意矣又如歲星羸縮之下天
官即言在十二次及失次之應漢志移於五
星之後以例四星羸縮夫歲星之羸縮則安
可以例四星乎哉紀歷者謂年為歲取歲星
之義也日一晝夜行天一度故一晝夜曰日
月率二十九日有奇一周天而與日會故三
十日及二十九日日月歲星率十二月三百六
十五日行三十度而過一次故十二月日歲

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於地相應者也是以古人測歲與測日月等占驗家惟識歲之所在以判吉凶左傳所載是也以其為木之精也亦曰蒼龍以其行度始於牽牛十二年一周而復始也故名斗牛之次曰星紀夫歲星之贏縮安可以例四星乎哉

祿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

宋祁曰三年當作五年

九月地太半亡因與俱出入國絕祀

宋祁曰亡因疑作亡國愚按此本天官書

文前云國半亡此云地大半亡因字屬下讀
國絕祀則俱亡矣

辰星

齊召南曰按古人亦單名星國語武王伐殷
星在天鼃是也天鼃即元枵之次以水星居
水位故不別言某星也

觜觿參益州

史記正義引括
地志云未詳

齊召南曰据正義云星經益州魏地畢觜參
之分知天官書用星經而漢志仍之者也按
參為晉分野左傳子產言帝遷實沈於大夏

主參武王邑姜方震大淑夢帝謂已余命而
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及成王滅唐封太
叔故參為晉星地理志亦引其說而自言其
疆界所至曰魏地甯鰲參之分野也其界自
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
名陵隄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
雋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
也然則寶沈之次於禹貢為冀州兼及豫州
之地於春秋為晉國於戰國為於漢十三部
州則司隸之河東河內兩郡兼河南郡數縣

及豫州刺史所部之潁川汝南數縣而已不
聞古有稱晉魏地為益州者也夫益州之名
始於武帝改古梁州而名者也所部八郡曰
漢中曰廣漢曰犍為曰越巂曰益州曰牂牁
曰巴郡曰蜀郡地與河東河內遠不相及何
得以寶沈之次為分野乎且地理志又明曰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
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
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
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

越雋益州皆宜屬焉是益州八郡皆同以雋
首之次東井與鬼為分星從地理志則天文
志明屬舛訛乃晉志所引費直蔡邕及魏陳
卓所列分野度数皆謂自畢至井為實沈魏
之分野屬益州且謂廣漢越雋為笮蜀漢中
益州犍為牂柯為參並與天文志若合一轍
夫魏地何以為益州既曰益州復何以當冀
州晉國之分野此亦千古不可解之疑也知日
錄但言河以南如汝南潁川不可為魏
至於以益州當晉分野則未及辨也
一
日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

辛酉夷壬燕趙癸北夷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
卯鄆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
代

吳縣徐葆光曰此本淮南子

失次杓

齊名南曰失次杓註家無解或疑即斗杓之
杓非也按杓者指也杓即歲星所次之對宮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
鄭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
鳥帑周楚惡之杜預註云歲星所在其國有

福失次在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
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此
對宮之說也歲星失次不唯占所去所入之
地并占對宮史記詳言之如歲在斗牽牛其
失次有應見柳柳即斗牛對宮之杓也次無
定所杓亦無定位故歲在室壁則杓在軫在
奎婁則杓在亢在胃昂畢則杓在房在觜
則杓在箕在東井輿鬼則杓在牽牛在柳七
星張則杓在危在翼軫則杓在東壁在角亢
則杓在婁在氏心房則杓在昂在尾箕則杓

在參漢書但曰失在杓省文也或言或不言

互文也

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

天官書作本曰火

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天官書作大害

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
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

宋中興天文志曰王爽按渾天說黃道九道
厥初本無是因日行而強名之曰行曰黃道

者黃色之中也黃道即中道也日道居中月
五星循左右而行故日道獨謂之黃月行青
朱白黑道各兼黃道而言故又謂之九道也
是故月道出入於黃道其最遠者去黃道六
度月行黃道之內曰陰歷行黃道之外曰陽
歷北為內南為外然漢志謂黃道北至井去
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
中晉葛洪則謂黃道與赤道東交於角西交
於奎南至斗北至井唐志又云黃道春分與
赤道交於奎秋分交與軫南至斗北至井與

漢志殊何也蓋赤道分天之半今古不易黃道本無定體因日行而為之名日之行也每歲必差漢志主太初而言此古今所以不同也

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

沈括夢溪筆談曰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軌日月之行諸運難可以一術御也

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

然用之一决房中道

宋初曰朱子文云房字當作於字蓋言月之行其道雖多然皆决於日之中道也故其後云至月行則以晦朔决之又曰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如此則一决於中道為允

雲氣有戰居上者勝

愚按戰疑作獸

西北戎叔為

孟康曰戎叔胡豆也

刊誤補遺曰按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曰戎叔也疏謂管子以戎為豆范氏云據彼傳及注意似不以戎為豆劉原父云齊伐山戎乃取其豆歟穀穀梁解此戎者即北胡也北字類小胡字類叔傳寫訛譌又并為一字耳然戎叔自后稷時有之非始於齊侯詩曰蓺之荏菹爾雅曰戎菽謂之荏菹郭璞樊光舍人李巡皆云胡豆孫炎云大豆也詩正義謂璞等以戎是胡名故以為胡豆即如郭言齊

咸始布其種則后稷所種者何時絕乎禮有
戎車不可謂之胡車乎然則戎叔當謂大豆
孟說非也

以歷推之從歲星也

劉敞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
耳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并非其理也然則
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并耳秦之十月今七
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
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

宋祁曰翼下當添軫字

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如淳曰食貨志武帝修昆明池列觀環之

或曰即病謝君男故避其時

劉奉世曰謝君男死在初元二年太后避時乃河平二年云病何也或說未曉

東郡莊平男子侯母辟

劉敞曰莊乃桂

南方有大四五圍

劉奉世曰南方有之下當有氣字或色字脫也

五行志第七

史通曰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為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與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識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蜚蠊震食崩拆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暵并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穰或毛伯賜命或滕郊入朝或晉

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旻穹垂謫厥
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直史之記載難
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
百篇號為繁富作者摘廣之以拾遺加之以
語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
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
其所畧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
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
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
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

之作亂在彼成年夏徵舒之構逆當大昭代
楚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高宗諒陰亳都實
生桑穀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魯僖
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斯皆不憑章句直
取胃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
取相詣掩耳盜鍾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
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茗
為大國菽為強草鷺著素色負鑿匪中國之
虫鵲鴝為夷狄之鳥如斯說妄不可殫論而
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

志不亦惑乎且每有叙一災推一恠董京之
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
其文兩存厥理言無准的事益煩費豈所謂
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 又曰案太史公
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青質哲占候皆
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
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
豈非忘本徇末遂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
舊事不知所出也又按斯志之作也本欲明
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誠將來至如春秋

已遷漢代而往其間自地地震石隕山崩雨
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為禍桃李冬花直叙
其灾而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
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
司馬遷叙相如則舉其郡縣蕭曹仲舒並時
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
若孟堅此志錯謬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
不然何脫畧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
義如蛾之為惑廩之為速隕五石者齊五子
之徵崩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葵成伯

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園食
苗所以為禍諸如此事其類弘多徒有解釋
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為詳焉 又曰夫人
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斯
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
次言地節河平其述宣成二帝武稱元鼎每
歲皆書哀曰建平同年必錄此所謂標舉年
號詳略無准者也 又曰當春秋之時諸國
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云崩鵩退蜚於
宋都龍交闕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

或曰：假史道盛言其必應，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爲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胎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漢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私嬖諱者也。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唐書五行志序曰：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

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其子為周武王陳
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
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為不相附說而向為
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以
為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
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害失
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
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 蘓洵曰五行
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
節五事者也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

庸言必從從作入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
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
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
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之不
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
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
應矣歆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為
之說故其失寢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
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
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

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
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
引皇極以足之劉向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極弱皇極非五
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
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
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
應之哉若曰五福偕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
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
二也箕謂咎曰狂悖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
愆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耗增罰以陰行五

傳云皇之不極厥此其據聖人之言以就周

謬况既與蒙無義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

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

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

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

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

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

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

苟如庶驗增之則雖卷亦恠駭矣故難五行

五事而為解以蔽其釁其失四也傳之於木

其說以為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
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正也夫九疇之於五
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
矣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之肅入哲謀聖一
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
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
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
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非理之自然故
其傳必鉤牽扳援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
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

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於八政五紀
三德稽疑亦當耳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
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
則必以六極易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
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
貫上下譬如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
風曰時時于兩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
列之為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強矣

凡此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

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

孔頴達尚書疏曰傳言此禹所第叙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為初一日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敬用等亦禹所第叙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又曰疇是輩類之名言其每事自

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為九章

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

何休公羊學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

公羊傳曰大災疫也

啖助春秋曰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瘡也若以大災為大瘡新官災亦是新官瘡乎災天火也大之者其災大也愚按志既改公羊大瘡為疫而李奇注以為疫殺其民人經明言火不災上上言御廩災下言西宮災皆以

災為天火奚獨此條屬之大疫其不類明矣
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

愚按西宮之解諸儒互異公羊曰西宮者何
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
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
宮也何休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
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薛氏曰西宮魯之
貳室也孔氏禮記疏曰諸侯三寢一正者曰
路寢餘二曰小寢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

成周宣榭火師古曰公羊經曰或周洛陽也

愚按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范氏穀梁
集解云成周東周今之洛陽為公羊者生於
周末不應有洛陽之名師古讀經不審合兩
說為一不亦慎乎

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昧七星

宋祁曰昧即本作啄

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

劉向列女傳曰宋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
之妹也既嫁於共公七年共公卒伯姬寡三

十四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官夜失火左右曰
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
不下堂待傳來也保母至矣傳母未至也左
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
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
遂逮於火而死 愚按據此則前云如宋五
年者蓋七年之誤而三十餘年者則三十有
四年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
弑弑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
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

災

史通曰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
始有蹊田之謗取媿叔時終有封國之恩見
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案陳前後為楚
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次昭
八年為楚靈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
滅今董生誤以陳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
妄有占候厯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
四主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類別
而混雜無分嗟乎下惟三年誠則勤矣差之

千里何其闊哉 劉敞曰予按昭九年夏徵舒事且六十歲矣仲舒之言一何謬乎

劉向以為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官館者略之也八月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

史通曰按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也自斯而

後若顓頊之墟宛邱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
豈可復謂之陳乎

陳水屬也火水妃也

杜預左傳集解曰陳顓頊之後故為水屬火

畏水故為之妃孔穎達春秋疏曰陳是舜

後舜為土德不近言土屬而遠繫顓頊為水

屬者蓋禪竈知陳將欲復興須取水為占驗

假此以為言耳未必帝王子孫永與所承同

德陰陽之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

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

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畏金以
乙為庚妃也金畏火以辛為丙妃也火畏水
以丁為壬妃也水畏土以癸為戊妃也土畏
木以己為甲妃也

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

春秋疏曰楚卒城陳在哀十七年則歲星當
逾鶉火至鶉尾而云五及鶉火者以顓頊歲
在鶉火而滅故禪竈舉大略而言云五及鶉
火不復細言殘數雖至鶉尾亦經由鶉火天
有五星又太微宮中有五帝坐又四方中央

亦有五是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也歲
星天之貴神所在之國必昌歲在鶉火火得
歲星之助火所盛而水則衰

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

宋初曰鐵鐵疑作錢錢

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

宋初曰作錢錢不下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

史通曰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
直記其帝號謚耳至于佗代則云某書某國

君此其大例也至如叙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叙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耳代已隔去魯尤踈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

劉敞曰冰音疑

天冰冀南山大石鳴

水經注曰朱圉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

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宋祁曰穀當作菽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邱都之戰百姓愁怨陰氣

盛故二國俱水

史通曰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采邱及郛夫以制勝克敵策勲命賞可祈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灾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枝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況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灾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灾示青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數演多端准的無主者也

南陽沔水流萬餘家

師古曰沔漢水之上也

水經注曰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沔水故

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為沔蓋與沔合也至漢

中為漢水是互相通稱矣

史記

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

愚按顏說非也此該春秋以下諸所記耳下

文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云云史記魯

世家並不載其說可証也

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

史通曰按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

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
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
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
何甚

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而田於大陸焚焉而死
師古曰田放火田獵而見燒殺也

刊誤補遺曰按志所載田於大陸焚而死國
語文也內傳亦載此事云田於大陸焚焉還
卒於甯觀此則非因獵被焚而卒禮季春出
火為焚也註謂焚者焚茅志本指言舒以諸

侯之臣而代天子大夫蒞政是謂親之不恭
故不旋踵而卒大義不過如此

既已發也

劉敞曰也字衍

用其表則佩之度

劉奉世曰欲表其表則當佩之使合法度世
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鵠冠

史通曰案本志叙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
於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

珠續云鄭子臧好為聚鵠之冠此二事之上
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
則都損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
同也

又犯天子命而伐滑

師古曰鄭公子士洩
及堵俞彌帥師伐滑

愚按鄭公子士一人洩堵俞彌一人師古下
及字誤

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至為庶人之事
乎

史通曰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勃

與不効諫詞雖具諸事關如此所謂直引時
談竟無他述者也

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
史通曰其志叙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
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
鄭公孫曼滿與上子伯廖語欲為卿按宣公
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
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
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下云魯后莫定何
邦是非難悟進退無准此所謂史記左氏交

錯相併也

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晉智伯
汝齊相禮賓出汝齊語智伯曰二子皆將不免
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將速反侈將
以其力救專則人實救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
奔燕

史通曰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按左氏昭公二
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隔片
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邱明之
說有是有非汝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

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 王將安用之
史通曰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
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
端不副徵驗也

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
薨昭不感又大蒐于比蒲

史通曰又曰定公十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
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按夫人蒐于
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

其二役去霄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生
延災青歲月既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
成說扣寂為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
相會也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至有
坑陽之應

史通曰按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
射王中肩楚絕已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
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
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

亢陽為怪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

宋祁曰朱子文云者字宜去

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平陽之役趙武及秦周伐

雍門之莪是也

劉敞曰平陽當作平陰

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

史通曰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

也以魯孫五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
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
書載此微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
縷陳叙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
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

史通曰業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
竊奔莒號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
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
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

車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貴威烈
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謂得人之情偽盡知
之者乎此所謂商榷前世全違故實也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以為先是公作三

軍有侵陵用武之意

師古曰作三軍者季氏欲專其權非公本意此說非

也侵陵用武者謂入

郛取郛也郛音詩

劉敞曰劉向自用穀梁說耳顏以左氏詰之

非也

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史通曰案今春秋經子札殺毛召事在宣十

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無冰凡
有三載

武帝元狩六年久亡冰至天下咸喜

史通曰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為其政弛
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
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
事誅賞不明善惡變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
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
元狩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
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

又聞卹勤勞遣使進行天下存賜錄事假賢
與之因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
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
喜按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
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勘
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灾便謂與昔又
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
輕持善政用配妖禍者也

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敕而起盡涼陰之
哀天下應之師古曰桑穀自太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之事而此云桑穀即高宗時

出其託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或者伏生差謬

容齋三筆曰按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為宗乃是本書所言豈不可為明證而翻以伏生為謬何也愚按即云謬在劉向不在伏生也

至於丹徒為越人所斬

劉奉世曰死於丹徒者吳王濞耳向說誤

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至劉向以為時則史災赤青之明應也

史通曰按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

符前冰泐華沅奔晉在咸十五年恭諸素堤
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
奔晉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釐公十年冬大雨雪至行專壹之政云

史通曰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
冬大雨雪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云大
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
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又此科言大雪
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
事既盡仍重叙雹灾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

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章句錯糅
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至後二年殺公子赤
立宣公

史通曰案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
代輒謂僖公暮年年世懸殊言何倒錯劉
敞曰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案自僖公末年至
文公卒凡二十三年今言二年誤也

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敞以為負蟊也

爾雅疏曰訛蟲一名負蟊漢書及左傳注多

作負蟄者以此下有草蟲負蟄故相涉誤耳
王樵春秋日記曰爾雅蜚蠊肥郭璞注蜚
即負盤臭虫劉歆以為負蟄江休復雜志唐
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蠊淵則涸行本則
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蟄不當書有
謂之多可也

謂螟螣之屬也庶徵之常風

宋祁曰也庶二字當刪 愚按與前一例二
字不當刪

庶徵之常劉向以為春秋與其應釐公十六年

正月六鵠退飛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
為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鵠高翬而達之則退

史通曰葉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
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
車憤濟風之為害被於尚書春秋向則略而
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怪歷叙羣妖
述而釐為灾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
而不載宋崔生鸛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
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
湫異坑竒若景帝詠萍跡風如血吁松茲職

亢陽為旱在紀與傳各具其祥在於志中獨
無其說者何哉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則區霽無識

荀子非十二子篇世俗之溝猶瞽儒楊倞注
曰瞽儒暗也 五行志作區霽與此義同

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
端門中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
鼠舞不休夜死黃祥也時燕刺王旦謀反將敗
死亡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
情厥妖鼠舞門

愚按此條見貌之不恭章前以為近黃祥其實貌為青祥此存則前應削又前云使吏以酒脯祠鼠今云使夫人自相悖也

嚴公十八年秋有蜮至厥咎國生蜮

孔頴達春秋疏曰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鼃三足生於南越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鼃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

昭公十九年龍聞於鄭時門之外消淵至能以
德消變之效也

史通曰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
吳雖強暴未援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
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
宋為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
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駟至近馬禍也

史通曰左傳云宋人逐猳狗華臣出奔陳又
云宋公子地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地

弟辰以蕭叛班志書此二事以為犬馬之禍
案左氏所載斯流竇黷如季氏之逆也由閹
鷄而傳介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
首于獲鴈鄭殺萌于解黿却至奪豕而家滅
華元殺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
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魚珠
左氏遺逸甚多也

是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

日知錄曰四當作三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
易混猶左傳陳蔡不漢三國之君為四國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害生
子先未生二月兒唬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
三日人過聞唬聲毋掘收養

史通曰尋本志雖述此妖灾而了無解釋按
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未有成數前後有
定准至在孕甫爾遽發唬聲者亦因物有基
業未彰而形象已訛即王氏篡國之徵生而
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猶物有期運已定非誅
剪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以小
女陳將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害

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槩豈非
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
知寢嘿無說也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
至因是而篡國

史通曰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踈闊今聊演
而申之按女子九歲者則陽數之極也男子
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殿
者王莽始為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
仍此官因以篡位夫人司馬門而上殿亦由

從司馬而升極次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為略已甚此所謂解釋雖謹義理非精也

鄭獲魯隱

日知錄曰狐壤之戰事在其前乃隱公為太子時此劉向誤說班史因之不必曲為之解容齋三筆曰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此自是

隱為公子時耳左氏記之甚明

伯正趙職茲謂分威

師古曰伯讀曰霸正者長師之稱

愚按王制釋伯與正則伯宜讀如字

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

晉書律歷志曰姜岌曰惟春秋著日蝕之變
自隱公訖于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
蝕三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歷也班固
以為春秋因魯歷不正故置閏失其序魯以
閏餘一之歲為節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節
相符也命歷序曰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退脩
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
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
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
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

後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為失之也

京房易傳以為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弑而不卒之形也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史通曰秦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荆尸又歷文成綵三王方至于嚴是則楚之為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王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叙事有違亦占候失中者矣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

為是時楚滅黃狄侵衛鄭莒滅杞師古曰僖十四年諸侯滅
緣陵公羊傳曰莒為城杞滅也執滅之蓋徐莒也

史通曰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爾然則
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
晉平公時杞尚在

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至不得舉手

史通曰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糴菽食
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
皆以為自此後晉為難澤之會諸侯盟大夫
又盟後為驩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

盟君若戲說不得舉手又襄公二十六年五月
地震劉向以為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
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
為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
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按春秋諸國權臣
可得言者如云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
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
而穀梁為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議其無禮自
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寡
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董劉之

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為他說多肆侈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

史通曰按晉厲公所尸唯三卻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事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于將誅魏絳覽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已

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我馳三駕以挫
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
厚誣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
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
匪由懲厲之弑自取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
事用誣先代者乎

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

史通曰案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
日蝕復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
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

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
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
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

齊名南曰按紀是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
之為頻月日食志書其一而失其一也頻月
日食之見於前者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
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後則文
帝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
晦日有食之紀與志俱明載也杜預註左傳

以長歷推算謂頻月日食古自有之孔穎達
疏則謂理必不然且謂篆隸簡牘多歷世代
轉寫誤失本真先儒莫能改易是亦非通論
矣高紀文紀豈亦轉寫之失其本真歟

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史通曰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至此其
效也

史通曰紫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
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

齊康公為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為韓魏
趙所滅上去星字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
躔氛侵所指若相感應何太踈闊者哉且當
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
越滅吳魯遜越云云亂臣逆子破家亡國多
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
述遠求它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
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想以六卿
為目殊為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
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

衰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
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
官闕書年紀難記而學者遂疑纂齊分晉時
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會白珪之
玷何其甚歟